



安娜·卡列尼娜(上)

Anna Karenina

——[俄] 列夫·托尔斯泰◎著 崔月霞◎译——





安娜·卡列尼娜(上)

Anna Karenina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崔月霞◎译——

第一章	3
第二章	3
第三章	4
第四章	6
第五章	9
第六章	12
第七章	17
第八章	19
第九章	20
第十章	22
第十一章	25
第十二章	30
第十三章	32
第十四章	33
第十五章	36
第十六章	40
第十七章	42
第十八章	43
第十九章	45
第二十章	48
第二十一章	52
第二十二章	53
第二十三章	56
第二十四章	59
第二十五章	61
第二十六章	64
第二十七章	67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娜·卡列尼娜: 全2册 / (俄罗斯) 托尔斯泰著;
崔月霞译. --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6
ISBN 978 - 7 - 5020 - 5092 - 4

I. ①安… II. ①托… ②崔… III. ①长篇小说—
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6617 号

安娜·卡列尼娜 (全2册)

著 者 (俄罗斯) 托尔斯泰
译 者 崔月霞
责任编辑 刘少辉
封面设计 新吉乐夫
封面插画 严文胜

出版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35 号 100029)
电 话 010 - 84657898 (总编室)
010 - 64018321 (发行部) 010 - 84657880 (读者服务部)

电子信箱 cciph612@126.com
网 址 www.cciph.com.cn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¹/₁₆ 印张 36 字数 68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社内编号 7943 定价 56.0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4657880

目 录

上 卷

第一部	3
第一章	3
第二章	4
第三章	6
第四章	9
第五章	12
第六章	17
第七章	19
第八章	20
第九章	22
第十章	25
第十一章	30
第十二章	32
第十三章	35
第十四章	36
第十五章	40
第十六章	42
第十七章	43
第十八章	45
第十九章	48
第二十章	52
第二十一章	55
第二十二章	56
第二十三章	59
第二十四章	61
第二十五章	64
第二十六章	67
第二十七章	69

第二十八章	70
第二十九章	72
第三十章	74
第三十一章	75
第三十二章	77
第三十三章	79
第三十四章	81
第二部	84
第一章	84
第二章	86
第三章	88
第四章	90
第五章	92
第六章	94
第七章	97
第八章	101
第九章	103
第十章	105
第十一章	106
第十二章	107
第十三章	109
第十四章	113
第十五章	115
第十六章	118
第十七章	120
第十八章	123
第十九章	124
第二十章	126
第二十一章	128
第二十二章	131
第二十三章	134
第二十四章	135
第二十五章	139
第二十六章	141
第二十七章	144
第二十八章	145
第二十九章	148
第三十章	150
第三十一章	152

第三十二章	154
第三十三章	157
第三十四章	159
第三十五章	163
第三部	167
第一章	167
第二章	169
第三章	170
第四章	174
第五章	177
第六章	179
第七章	182
第八章	184
第九章	186
第十章	188
第十一章	191
第十二章	192
第十三章	194
第十四章	198
第十五章	200
第十六章	203
第十七章	205
第十八章	208
第十九章	211
第二十章	213
第二十一章	214
第二十二章	219
第二十三章	222
第二十四章	224
第二十五章	226
第二十六章	228
第二十七章	231
第二十八章	235
第二十九章	238
第三十章	240
第三十一章	242
第三十二章	244
第四部	247
第一章	247

第二章	248
第三章	249
第四章	253
第五章	255
第六章	258
第七章	260
第八章	263
第九章	265
第十章	269
第十一章	272
第十二章	273
第十三章	277
第十四章	279
第十五章	281
第十六章	284
第十七章	286
第十八章	290
第十九章	292
第二十章	296
第二十一章	297
第二十二章	299
第二十三章	302

下 卷

第五部	307
第一章	307
第二章	310
第三章	313
第四章	315
第五章	318
第六章	320
第七章	321
第八章	324
第九章	326
第十章	327
第十一章	329
第十二章	332
第十三章	333

第十四章	335
第十五章	337
第十六章	339
第十七章	341
第十八章	344
第十九章	346
第二十章	348
第二十一章	352
第二十二章	354
第二十三章	356
第二十四章	358
第二十五章	360
第二十六章	362
第二十七章	364
第二十八章	367
第二十九章	369
第三十章	372
第三十一章	374
第三十二章	376
第三十三章	378
第六部	383
第一章	383
第二章	384
第三章	388
第四章	390
第五章	392
第六章	393
第七章	396
第八章	399
第九章	402
第十章	404
第十一章	407
第十二章	411
第十三章	413
第十四章	415
第十五章	417
第十六章	420
第十七章	423
第十八章	425

第十九章	428
第二十章	430
第二十一章	433
第二十二章	436
第二十三章	440
第二十四章	443
第二十五章	445
第二十六章	447
第二十七章	449
第二十八章	450
第二十九章	453
第三十章	455
第三十一章	458
第三十二章	460
第七部	464
第一章	464
第二章	466
第三章	468
第四章	471
第五章	473
第六章	474
第七章	475
第八章	477
第九章	479
第十章	481
第十一章	484
第十二章	486
第十三章	487
第十四章	489
第十五章	493
第十六章	494
第十七章	496
第十八章	499
第十九章	501
第二十章	503
第二十一章	506
第二十二章	509
第二十三章	511
第二十四章	513

第二十五章	515
第二十六章	519
第二十七章	521
第二十八章	523
第二十九章	526
第三十章	527
第三十一章	529
第八部	532
第一章	532
第二章	534
第三章	536
第四章	537
第五章	538
第六章	540
第七章	541
第八章	543
第九章	544
第十章	545
第十一章	546
第十二章	548
第十三章	550
第十四章	552
第十五章	554
第十六章	556
第十七章	558
第十八章	559
第十九章	561

第一部

第一章

幸福的家庭每每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苦情。

奥布朗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套。妻子知道丈夫同他们家原先的法籍家庭女教师有暧昧关系后，就向丈夫声明，不能再同他一起生活。这样的状况僵持了三天，不仅夫妻双方感到痛苦，全家老少，上上下下，都感到痛苦。大家都认为，他们生活在一起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就算在任何一家客栈中萍水相逢的人都比他们——奥布朗斯基家的人们——关系好得多。妻子躲在房间里不出来，丈夫三天都没有回家了。孩子们像丢了魂似的满屋子乱跑；英籍家庭女教师同女管家吵了嘴，写信请朋友为她另谋工作；厨师在昨天吃午饭时就走了；干粗活的厨娘和车夫也都辞工不干了。

在口角之后第三天，司徒潘·阿尔卡迪奇·奥布朗斯基公爵（社交界都叫他小名司基瓦）在往常的时间，也就是早晨八点钟醒来，不是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在自己的书房里，在上等山羊皮沙发上。他把那保养得很好的、肥胖的躯体在沙发上翻了个身，从另一侧紧紧抱住枕头，面颊使劲贴在枕头上，看那架势好像还要睡上很长时间似的。然而，他突然从沙发上坐起来，睁开眼睛。

“哦，哦，是怎么来着？”他回想着梦境，在心里说，“哦，是怎么来着？对了！是阿拉宾在达姆施塔特举行宴会。不，不是在达姆施塔特，而是在美国的什么地方。对了，不过达姆施塔特是德国西部的一个城市。就在美国不错，达姆施塔特就是在美国。不错，阿拉宾是用镶有玻璃的桌子举行的宴席，是的，在座的人都唱《我的宝贝》（意大利语），不，不是《我的宝贝》，而是更好听的曲子；还有一些小巧玲珑的水晶玻璃瓶，可这些瓶子尽是些女人。”

奥布朗斯基的眼睛里放射出快活的光彩。他微微笑着沉思默想起来，“是啊，真有意思，太有意思了。那儿还有很多妙事，简直妙不可言，可是一醒来时，想也想不清楚了。”这时，他看到一缕阳光从呢绒窗帷边上射了进来，就愉快地把脚沿着沙发边伸下去，用脚去寻找他的金黄色的软皮拖鞋，拖鞋上有他妻子绣的花，是去年生日时妻子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按他九年来养成的习惯，每天他起来，就把手伸向卧室里用来挂晨衣的地方。这时他突然明白过来了：他不是睡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睡在书房以及为什么会睡到这儿来。微笑从他脸上消失，他皱起了眉头。

“唉，唉，唉！嗨！……”他回想起一切种种，叹起气来。想到他现在所处的进退两难的处境，以及他自己铸成的过错。

“是啊！她不肯原谅，也不可能原谅。而且最糟糕的是，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是我的过错，却也不能怪我。可悲之处就在这里，”他沉思着。“唉，唉！”他感到非常沮丧，又想

起了这场吵闹中使他极为难堪的那些场面。

最不愉快的是开头那一会儿,那时他从剧院回来,欢欢喜喜,高高兴兴,手里拿着给妻子的一个老大的梨子。在客厅里没有找到妻子,奇怪的是,在书房里也没有找到她,最后却看到她在卧室里,手里拿着那封倒霉的、露了底儿的信。

妻子多莉,这个一向心事重重,忙忙碌碌,而且在他认为头脑非常简单的多莉,此时她手中正拿着那封信,一动不动地坐着,以惊讶、绝望和愤怒的神情望着他。“这是什么?这?”她用手指着那封信斥问道。

在回想这事的时候,像常有的情形一样,使他懊恼的倒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他回答妻子问话的模样。

他这时的情形,正是一个人干了非常可耻的事突然被揭穿时的情形。当他的过错曝光以后,他简直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妻子面前。既没有感到因为受了委屈而矢口否认,替自己辩护,或者请求饶恕,甚至也没有做到索性不在乎。反正随便怎样都比他所做得好,他的脸上却完全不由自主地(司捷潘·阿尔卡迪奇是喜欢生理学的,他以为这是脑神经的反射作用)突然流露出惯有的那种亲切而愚憨的微笑。

他怎么也不能原谅自己这种傻笑。因为多莉一看见那种微笑,就好像身体被戳了一刀一样,她火冒三丈,尖刻的话语像连珠炮一样射出,奔出了房间。她从此不想再见到丈夫了。

“怪就怪这种傻笑。”司捷潘·阿尔卡迪奇想道。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绝望地喃喃自语着,却找不到答案。

第二章

奥布朗斯基是一个以诚对己的人。他不能欺骗自己,不能让自己相信他已经悔恨自己的行为。他34岁,是个多情的美男子。妻子比他只小一岁,已经是现有的五个孩子、另外还有两个夭折的孩子的母亲,他并不爱她。他对他所做的事情并不后悔,他后悔的只是他没有能够很好地把那件事情瞒住妻子。但是他仍然感到了自己处境的困难,同时,他也很替妻子、孩子包括自己难过。他要是早料到这件事会对妻子产生如此严重的影响,也许他能千方百计地将这罪孽瞒过妻子。这个问题他从没认真考虑过,只是隐隐约约地觉得妻子早已猜到了他对她不忠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他甚至以为,她只能是一个贤妻良母,一个身体虚弱的、渐渐衰老的、不再拥有年轻和美貌的、毫不惹人注意的女人,本应当出于公平心而对他更宽容一些的,然而结果却完全相反。

“唉,糟透了!嗨,嗨,嗨!糟透了!”奥布朗斯基一再地唉声叹气,再也想不出什么法子。“这事儿没闹出来之前,这一切有多么好,我们过得多么好呀!她有了几个孩子,心满意足,欢欢喜喜,我什么也不干涉她,随她怎样照管孩子,料理家务。说实话,糟就糟在那位原是我们的家庭教师。说实在的,不幸的就是她做了我们的家庭教师。和家庭教师胡来,这的确有点不像话。但她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家庭教师啊!她在我家的时

候,我一点儿都没有放肆过。糟糕的是,她如今已经……难道这一切都是存心跟我作对不成?! 哎呀呀! 究竟该怎么办,怎么办呢?”

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除了生活常常为一切最复杂、最难解决的问题提供的通用办法。那办法就是: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生活下去,把一切烦恼抛在脑后。他想要回到梦境中去,可是这得到夜间才行。他现在又不能回到酒瓶女人唱歌的美梦中了。因此,他只有在白日梦中寻求遗忘。

“以后自有办法的,”司捷潘·阿尔卡迪奇自己对自己说完这话,站起身来,穿上蓝绸里子的灰色晨衣,把带子系好,深深吸了一口气,习惯地迈开矫健的步子,一双八字脚十分轻盈地支撑着他那肥胖的身躯来到窗前。拉开窗帘,他的亲信老仆马特维听到铃声,立刻走了进来,手中拿来了他的衣服、靴子和一封电报。他的理发匠也手持着刮脸家什跟着马特维走了进来。

“有没有衙门里来的公事?”司捷潘·阿尔卡迪奇问,他接过电报,就在镜子前面坐了下来。

“在桌上呢,”马特维回答道,带着询问与关心的神情瞅了瞅他的主人,停了一会儿,又露出调皮的微笑补了一句:“马车行老板派人来过。”

司捷潘·阿尔卡迪奇什么也没说,只是在镜子中看了马特维一眼;从镜子里相遇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们彼此是有默契的。司捷潘·阿尔卡迪奇的眼神似乎在问:“你为什么说这个?难道你不知道?”

马特维把双手插进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把一只脚向前伸了伸,脸上含着笑,默默地、亲切地看了看他的主人。

“我叫他下个礼拜天再来,这之前别来打扰您,也免得白跑。”马特维的这句话很明显是提前已经准备好的。

司捷潘·阿尔卡迪奇看得出来,马特维是打算说句玩笑话,好让人注意他,他拆开电报,看了一遍,猜测着纠正了电报里常译错的几个词,顿时容光焕发。

“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明天就要来了,”这时理发师正在刮他的长长的髭络腮胡子中间那条红红的纹路,他让理发师那光溜溜的胖手停了一下子,理发师在他脸上又长又髭的络腮胡子间刮出一道粉红色的纹路来。

“谢天谢地,”马特维说,这话表示他同主人一样都很清楚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这次来访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也就是说,司捷潘·阿尔卡迪奇的这位好妹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也许能促成兄嫂重归于好。

“她一个人来,还是同姑爷一道?”马特维问。

司捷潘·阿尔卡迪奇不能说话,因为理发师正在刮他的上嘴唇,便竖起一个手指。马特维朝镜子点点头。

“是一个人,给她收拾楼上的房间吗?”

“你去禀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她自然会做出安排的。”

“禀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马特维似乎带着怀疑的神情重复了一遍。

“不错,你去禀报她这件事。把电报也带上,交给她,她会吩咐的。”

“你是想让我去试探一下。”马特维心中明白,不过嘴上却说:“遵命。”

当马特维手拿电报,穿着咯吱咯吱响的皮靴回到房里来的时候,奥布朗斯基已经梳洗完毕,准备穿衣服,这时理发匠已经离开了。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让我告诉您,她不会待在这儿了。说随便他,也就是您,想怎样安排就怎样安排吧。”马特维眼含笑意地说。他把双手插进口袋,偏着脑袋打量着主人。

司捷潘·阿尔卡迪奇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他那漂亮的脸上露出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

“呃?马特维?”他摇了摇头说。

“没事儿,老爷,事情会自然而然地好起来的。”马特维说。

“会好起来吗?”

“是的,老爷。”

“你这么认为?外面谁来了?”司捷潘·阿尔卡迪奇问,他听到门外有女人衣裙的窸窣声。

“我。”一个又利落又好听的女人声音说。随后在门口现出了奶妈马特廖娜·菲利莫诺夫娜那张严肃的麻脸。

“哦,玛特廖娜,有什么事?”司捷潘·阿尔卡迪奇在门口面向她。

尽管他和妻子的事全是他的错,他自己也感觉得到这一点,可他自己还感觉到,几乎家里所有的人,就连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心腹奶妈在内,都通通站在他这边。

“什么事啊?”他满脸愁容地问道。

“您去一下吧,老爷,再去认个错儿。也许上帝会可怜的。她太伤心了,叫人看着都难受,再说家里闹腾得底儿朝天,老爷,您也得可怜可怜孩子们呀。老爷,还能有什么办法啊!要图快活就得……”

“她不愿意见我……”

“您该做的要做到。上帝是仁慈的,您向上帝祷告,老爷,向上帝祷告吧。”

“嗯,好的,您去吧,”司捷潘·阿尔卡迪奇说,忽然脸涨得通红,“得,帮我换衣服。”他转而对马特维说,随即麻利地脱下晨衣。

马特维已经举着准备好的衬衫,一面吹着衬衫上看不清楚的一点儿什么东西,带着明显很高兴的心情想把它套在老爷那保养得很好的身体上。

第三章

司捷潘·阿尔卡迪奇穿好衣服,往身上洒了香水,抻了抻衬衫袖子,习惯地把香烟、皮夹子、火柴、系着双股链子和坠头的怀表分别放进几个口袋,抖了抖手帕。尽管个人遇到不幸,但他感到自己仍然衣着整洁,香气袭人,身体健康,精神爽朗。他微微颤动双腿,走进餐厅。餐厅里已为他准备好了咖啡,咖啡杯旁摆着信件和公文。

他看了信件。有一封信令人很不愉快,是一个商人写来的,那商人要买他妻子庄园

里的树林。那树林是要出卖的,不过现在还没有同妻子和好,这事儿根本谈不上。他最感到不快的是,这种金钱上的利害关系竟然同他与妻子的和解问题牵扯在一起。一想到他可能被这种利害关系所左右,为了出卖林子非同妻子讲和不可,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司捷潘·阿尔卡迪奇看完信,就把衙门里来的公事拉过来,迅速地翻阅了两件公事,用粗大的铅笔做了几个记号,便把公事推开,喝起咖啡;一面喝咖啡,一面翻开油墨未干的晨报,看了起来。

司捷潘·阿尔卡迪奇订阅的是一份自由主义的报纸,不是极端自由主义的,而是代表大多数人主张的报纸。尽管他对于科学、艺术和政治并没有特别感兴趣,凡是大多数人以及他们的报纸赞成的,他都坚决支持;也只有当大多数人改变观点后,他才改变。或者,更严格地说,他并没有改变意见,而是意见本身不知不觉地在他心中变化着。

司捷潘·阿尔卡迪奇从不选择什么派别和观点,而是这些派别和观点自动来找他,就像他从不选择帽子和衣服的式样,只是穿戴大家都穿戴的。生活于上流社会里的他,对于一个成年人通常要开展的某些精神活动而言,必须有自己的见解,正如在那儿必须戴一顶帽子一样重要。如果说,他更爱自由主义的见解是有道理的,而不是像他周围许多人那样拥护保守派的见解,那倒不是因为他认为自由主义更合理一些,而是因为他觉得自由主义更适合他的生活方式。自由派说俄国一切都很糟,的确,司捷潘·阿尔卡迪奇目前就是负债累累,正缺钱用。自由党说结婚是完全过时的制度,必须改革;而确实,家庭生活并没有给司捷潘·阿尔卡迪奇带来多少乐趣,而且还逼得他不得不说谎和作假,而那是完全与他的本性相悖的。自由党说,或者不如说是暗示,宗教的作用只是在于钳制人民当中的那些野蛮阶层;而司捷潘·阿尔卡迪奇做一次短短的礼拜,都会站得腰酸腿痛;而且他怎么也想不通,既然现世生活过得这么愉快,那么用那些令人恐惧而又极为夸张的言辞来谈论来世还有什么意思。而且,爱说笑话的司捷潘·阿尔卡迪奇常喜欢说,如果有人要炫耀自己的家族门第,那么他就不应当只算到留里克为止,而应当进而承认他的始祖——猴子。他喜欢用这一类的话去捉弄老实人。就这样,自由主义的倾向已成为司捷潘·阿尔卡迪奇的一种习惯,他喜欢看他的报纸,正如他喜欢饭后抽一支雪茄一样,因为它们在他的脑子里散布了一层轻雾,产生了一种朦胧感。他读了一篇社论,社论里说,现在完全没有必要叫嚷什么激进主义有吞没一切保守分子的危险,叫嚷什么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镇压革命这一洪水猛兽,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危险不在于臆造的革命这一洪水猛兽,而在于阻碍进步的因循守旧”,等等。他又读了另外一篇关于财政的论文,其中提到了边沁和密勒,并对政府某部有所讽刺。凭着 he 特有的机敏,他领会出了每句话暗含的意义,推敲出它缘何而来,针对什么人以及出于什么动机而发的;这种揣测,通常能给予他一定的满足感。然而今天,想到马特廖娜·菲利莫诺夫娜的劝告,想到家里如此多的不顺之事,这种满足感就基本上被破坏了。他还在报纸上看到,正如听说的那样,贝斯特伯爵已赴维斯巴登的消息,以及根治白发、出售轻便马车、某青年征婚等广告,不过这些新闻和广告不像往常那样使他觉得颇具滑稽讥讽意味。

他看完报纸,喝过第二杯咖啡,吃过黄油面包,就站起身来,拂掉背心上的面包屑,